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二百四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胡觀瀾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攻伐第二

成公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初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也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命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禽獲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師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軍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

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鞌齊邑初魯衛乞師於晉晉侯許之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癸酉師陳于鞌齊師敗績

冬楚師鄭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臧孫宣叔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繒布者

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三年春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公子）使東鄙覆諸鄤（覆伏兵）敗諸丘輿（鄤丘輿皆鄭地晉偏軍為鄭所敗）

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

子

四年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

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展陂許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

佐之士爕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氾祭鄭地成皐縣東有氾水）

楚子反救鄭

六年二月取鄟（附庸國也）言易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説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

渾蠻氏侵宋（夏陽説晉大夫蠻氏戎别種）以其辭會也（辭會前年）師于鍼

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

衛人登陴聞說謀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

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

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師于氾（氾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

八年春晉欒書帥師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過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

也沈國今汝南平輿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之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

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初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郯與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士燮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兩立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欲與魯絶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九年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

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

是秋楚子重（公子嬰齊）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人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是月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

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使詰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明年晉歸鄭伯）

十年春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使侵鄭）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初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成公太子）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罕穆公子襄鍾鄭襄廟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滎陽卷縣東有脩武亭）

辛巳鄭伯歸

十三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及秦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風京兆高陸縣入渭也）

十四年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為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郛郭也）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令許以是所封田求和于鄭）

十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太子自立事在十三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

六月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也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無民孰戰明年晉敗楚於鄢陵

十六年四月鄭子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退舍於夫渠不儆宋師

不儆備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汋陂夫渠汋陵皆宋地

是月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鳴鴈在陳留雍丘縣西北是月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與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庚郤錡將上軍代士燮荀偃佐之代郤錡偃荀庚子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

荀罃下軍佐於是郤犨代趙旃將新軍上下軍罷矣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

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强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内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驕亢則憂患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笮其未備）軍吏患之范匄進（匄士燮子）曰塞井

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在陳而囂（囂諠譁也）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鬬心（人恤其所底）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子

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鬼神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

與苗賁皇意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敗之有淖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步毅即郤毅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在公左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

以出於淖掀舉也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繇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尫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夸王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卑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知亦死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繇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

子必下免冑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間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揖）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

辱國君乃止二年鞍戰已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熒戰在閔二年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君大崩也言石首以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繇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藝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

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因楚公子茷（為郤至見譖張本）見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閑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食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

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未巳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亡）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鷄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利兵（秣穀馬也）脩陳固列（固堅也）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

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天無常命惟德是與楚師還及瑕瑕地名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子爵 遷于制田 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 知武子佐下軍 武子荀罃 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 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 遂侵蔡未反 侵陳蔡不書公不與 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將至與軍相失宋衛不書後也

十七年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 虛滑晉二邑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 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高氏 高氏在陽翟縣西南

五月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

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晋未能服鄭故假天子之威周使二卿會之今新汲縣治曲洧城）

六月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强）

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

十一月諸侯還（畏楚救不成圍還）

是月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

十二月楚人滅舒庸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鄢陵舒庸東夷）

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楚四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八年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朝郟城郜幽丘彭城皆宋邑）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成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為帥告）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襄公元年春正月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夫子治春

秋追書為宋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此為宋討也

寘諸瓠丘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齊魯曹邾杞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為韓厥援

秋楚子辛公子壬夫救鄭侵宋吕留吕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

宋取犬丘譙國酇縣東北有犬丘城

二年春正月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

齊師乃還

六月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謂鄢陵戰時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故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言盟誓之言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

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事）子駟為政（為正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晉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三年春楚子重伐吴為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至于衡山（鳩茲吴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臯夷也衡山在吴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吴吴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吴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

所獲不如所亡當時君子

秋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

四年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

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冬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閒伺閒缺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臧紇武仲也鄫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亭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

五年冬諸侯戍陳備楚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初子囊為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而疾討陳疾急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

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晋力不能及陳故十一月甲午公會晋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于城棣以救之城棣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

六年秋莒人滅鄫鄫恃賂也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堞女墻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墻及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師師及正輿

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十八年奔萊正輿子萊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齊師大敗之（敗湫等）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無宇桓子陳完玄孫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遷萊子于郳國）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以救之（晉會諸侯）

八年夏四月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

鄭侵蔡欲以求媚于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鄭人皆喜唯子産不順子産子國子不順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無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五月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子展子罕子乃及

楚平
九年秋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衛北宫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甲戌師于氾衆軍還聚氾氾鄭地東氾

令於諸侯曰脩器備兵器戰備盛餱糧餱乾食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圍鄭肆緩也眚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圍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敝罷也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於戰勝聚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

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鄟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五日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陰阪洧津次于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是月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

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及楚平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王共王也

十年夏四月戊午諸侯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丙寅四月九日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

車以從師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内者也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内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為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

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其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請班師班還也知伯怒知伯荀罃投之以机出於其間出偃匄之間曰女成二事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為亂命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匄將言爾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間甲午滅之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衛侯救宋師于襄牛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鄭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勑命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辭皇耳戍子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於犬丘

蒯孫林父子

是月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

九月鄭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競也周猶不堪競况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簡公幼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為下盜殺三大夫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事諸侯伐鄭齊崔杼太子光先

至于師故長於滕太子宜賓之上卿而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已酉師于牛首鄭地也冬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偪鄭也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荀罃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

進師遂進巳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夜渡畏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伐涉潁者）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人亦還（鄭服故也）

十一年四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初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是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太子光所以序莒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罃至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為右還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也

丙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師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來故曰悉師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十二月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相備也禁侵掠秦庶長鮑庶長武帥

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不書救鄭鄭屬晉無所救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二年春莒人伐魯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盤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

十三年夏取邿邿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志力各異師救邿遂取

之

秋吳侵楚養繇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不用天道相弔恤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

十四年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于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棫林秦地不獲成焉荀偃令曰

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已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惡偃自專故棄之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太史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為佐故曰吾帥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欒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鍼欒黶

弟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匄子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欒黶汰侈誣逐士鞅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年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軍後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皐舟吳險阸之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公子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

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遇魯地書至遇畏齊不敢至成

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止

十六年春齊侯伐我北鄙齊貳晉故

是春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

會荀偃

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皆許地）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晉師獨進楊梁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郕魯孟氏邑貳晉故伐魯）孟孺子速徼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畀宋也司徒卬陳大夫畀宋不設備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石稷子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詬罵也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明年晉人執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前年圍成辟孟孺子圍桃弁縣東南有桃虛高厚圍臧

紇于防防臧紇邑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畏齊不敢至防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郰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凡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

十八年秋齊人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

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而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服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烏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

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為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女明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反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守者己卯荀偃士匄

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欒盈死其子盈佐下軍平陰西有邿山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雍門齊城門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閒暇孟莊子斬其楢以為公琴莊子孺子速楢木名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晋大夫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齊侯駕將

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畧也（言欲畧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

是月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初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

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将不得從先君之禮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懐安乎吾以利社稷也帥師治兵于汾襄城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黒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展子西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将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蔿子馮公子格率鋭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右回

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涉于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滍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十九年二月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欒魴欒氏族）

七月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二十年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伐之非）初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

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

先驅前鋒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副車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左翼曰啟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右翼曰胠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殿後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

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殺之以說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殺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損）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二隊分兵為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築壘壁熒庭晉地）戍郫邵（取晉邑而守之）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為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

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氂齊大夫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冬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于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隧狹路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華周即華還貪貨棄命亦君之所惡也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梁即杞殖莒人懼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

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為下吳召舒鳩起本

秋齊崔杼帥師伐莒初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宇乞師故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陘也堙塞也刊除也鄭人怨之使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欲逃冢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别與其妻扶其

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縶而見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

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

十有二月吳子遏遏諸樊也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門于巢

二十六年二月衛人侵戚東鄙以孫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蒯林父子追之敗之圉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臣復愬于晉為下晉討衛張本

夏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縣今屬安豐郡遂侵鄭

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初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以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

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十月伐鄭（為許）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涉於樂

氏[樂氏津名]門於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氾而歸[於氾城下涉汝水南歸]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昭公元年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兵未加莒而鄆服故言取]

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太子不得見故慰遣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伐吳以答見慰]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

櫬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從舉言）遷賴于鄢（鄢楚邑）九月取鄫（鄫莒邑）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著丘公去疾也）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以報朱方之役（朱方役在此年秋）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箴尹宜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薳啟疆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

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翳韋䆠城賴之師

五年秋莒人來討初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兹亭莒人愬于晋愬魯受牟夷晋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閒暇也乃歸公七月公至自晋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冬十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及東

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四年）遠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會楚子）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瑣楚地）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廬江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以馹至于羅汭（馹傳也羅水名）吳子使其弟蹶繇犒師（犒勞）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卜龜如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

茲敝邑休怠(休解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完器備)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嘗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

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也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繇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善有備

六年秋楚薳罷帥師伐吳初徐儀楚聘於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薳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宮廄尹棄疾鬭韋龜之父

子蕩歸罪於遂洩而殺之
十一月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明年曁齊平
八年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太子偃師子惠公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十一月壬午滅陳
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三大夫皆卿季孫為主二子從之取郠郠莒邑

十一年夏四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無道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聽狐父晉大夫

冬十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

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欵于陽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因其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

冬十月楚子狩于州來狩冬獵也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

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為之援是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此年

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

夏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捨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十月吳滅州來楚邑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䳒鞮歸

十六年春正月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

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戎以備戎欲因晉以合勢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津水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戒備故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欲以應夢

冬吳伐楚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陽匄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

尚大克之吉（得吉兆）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吴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環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入道）吴公子光（光諸樊子闔廬）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力以取舟）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鬚與吴人異狀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吴師也）三呼皆迭對（迭更也）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吴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吴光有謀）

十八年六月鄅人藉稻鄅妘姓國今琅邪開陽縣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邾

十九年二月宋公伐邾圍蟲蟲邾邑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鄣紀鄣莒邑也東海贛榆縣

東北有紀城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寡婦為嫠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隨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緣繩登城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

二十一年冬十月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初宋元公惡華向而攻之華登奔吳登費遂之子黨華向

者明年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烏枝鳴齊之大夫）廚人濮曰（濮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敗吳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二帥吳大夫）華登帥其餘（其餘師）以敗宋師廚人濮以裳裹首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華氏所取邑）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前年春奔晉今還衛）救

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宋地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鵞鄭翩華氏黨鸛鵞皆陳名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為右子祿向宜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已反還戰將注豹則關矣注傅矢關引弓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子城之父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祿之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也抽矢豹止不射城射之殪豹死張匄抽殳而下殳長丈二在車邊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軫又射之死匄死干犨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之對

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當皆死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單又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牧之莒大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齊侯伐莒怒敗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竈齊大夫

六月晉襲鼓初晉之取鼓也在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獻于

廟又叛于鮮虞（叛晉屬鮮虞）六月荀吳畧東陽（畧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使師偽糴者負甲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䳵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二十三年七月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故遠越攝其事）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子瑕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事尚威）

胡沈之君幼而狂（狂無常）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一（帥賤違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一於越）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七月二十九日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為

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王吳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

二十四年冬吳滅巢（巢楚邑）初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畧行也行吳界侵之將）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踵楚（踵躡楚跡）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曲）越公子倉歸王

乘舟也歸遺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圉陽而還圉陽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不書告敗畧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其王之謂乎

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齊侯取鄆公為季氏所逐齊取鄆以居公

二十六年夏齊侯將納公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

以成邑禦齊師請納質恐見疑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敝壞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公孫朝詐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告齊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非公命則不書炊鼻魯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瓦楯脊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入楯瓦也朐車軶輈車轅繇過也匕矢鏃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殪死也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

人魯人也鬷戾叔孫氏司馬子車曰齊人也子車即淵捷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欲以公戰禦之不欲私報其叱又叱之子囊復叱之亦叱之野洩亦叱之言齊無戰心但相叱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豎季氏臣失弓而罵武子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子彊武子字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偽言不敢違季氏林雍羞為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為右故下車戰苑何忌

取其耳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顔鳴去之其右見獲懼而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欲使苑子擊其足苑子剸林雍斷其足鑋而乘于他車以歸鑋一足行顔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棄

二十七年春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二尹楚官然麇其名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養馬官屬挍人也

濟益也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

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初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奔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二子奔楚楚使逆之于竟也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城養即所封之地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子之地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

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柔服謂不與吳構怨吾又強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讎謂二公子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先王謂太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行事可知不久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之歸將焉用自播揚播揚猶勞動也王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己卯滅徐徐子章

禹斷其髮斷髮自刑示懼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邇近也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十二年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亟肄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

之楚於是乎始病（定四年吳入楚）

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邑）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左司馬沈尹戌）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

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王秉鈞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攻伐第三

定公二年四月桐叛楚（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楚屬）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之無忌（吳伐桐也僞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為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僞將為楚

伐桐而潛師于巢實欲以擊楚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楚不忌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繁守巢大夫

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為五年士鞅圍鮮虞張本

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會禮入楚境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沈

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

秋楚圍蔡爲沈故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孔圉孔羈孫士鞅即范鞅）

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地）庚辰吳入郢初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郤宛黨）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

淮汭吴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吴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二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大夫曰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揔名是獨克吴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

至于大別（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史皇以戰死）吳從楚師及

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奔食食者走不陳故不在戰數)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雎(雎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擊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王子)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

尸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縣聞楚敗故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司馬嘗在吳爲闔閭臣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之忠壯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余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余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絕鬬辛

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吴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奬成也君之患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宫之北隨公宫也吴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吴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一人楚王若鳩楚竟

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集也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此約爲要言也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志也

五年六月申包胥楚大夫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稷沂皆楚地吳人獲薳射于栢舉薳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奔徒楚散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楚地

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吴伐楚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爲吴王號夫槩奔楚爲堂谿氏傳終言之吴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吴師吴師居麇麇地名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吴戰多死麇中言不可并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焚吴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吴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楚地名吴師大敗吴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輿罷楚大夫請先至吴而逃歸言吴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楚子入于

郢吳師已歸

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六年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游速太叔子

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取長垣鄭地名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差兄舟師水戰獲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

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陵師陸軍

冬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于齊故圍之

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初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屬齊鄭也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

是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國佐孫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歛陽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

隤伏而待之[隤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汝也]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難[苫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我西鄙]門于陽州[攻其門]士皆坐列[言無鬬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子鉏齊人斃仆也]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顏息射人中眉[顏息魯人]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以自矜]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猛魯人欲先歸]

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詐言殿也

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攻廩丘之郛郛郭也主人焚衝衝戰車或濡馬褐以救之馬褐馬衣遂毀之毀郛主人出師奔攻郛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逐廩丘人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氣非勇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二侵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九年六月伐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秋齊侯伐晉夷儀爲衛討也救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室之爲取婦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霤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鬬死于門屋霤下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求使後而已先登也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恐書先下故又譎以讓之下入城也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彌自先下亦讓也書與王猛息戰訖共止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斂甲起欲擊猛猛笑曰

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今滎陽有中牟縣迥遠疑非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馬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師又賤（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也）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齊侯致禚媚杏于衛（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齊侯賞犁

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晳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乃賞犁彌

十年夏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于寒氏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午衆宵散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衛開門與午鬬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

皆至而立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待如木不動以示整日中不啟門

乃退

十二年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克郊郊曹邑還滑羅殿羅衛大夫未出不退于列未出曹境雖不退在行列之後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

十二月公圍成成彊若列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初仲由爲季氏宰仲由子路將墮三都三都費郈成也彊盛將爲國害故仲由欲毁之於是叔孫氏墮

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也輒不得志于叔孫氏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爲司寇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二子不狃叔孫輒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北境故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佯不知我將不墮公圍之弗克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垂葭改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

南有郍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意茲齊大夫銳師伐河內今河內汲郡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告晉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

十四年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也

夏吳伐越（報五年越入吳）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越王允常子）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爲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劔于頸（以劔注頸）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旅）臣奸旗鼓（死軍令）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

十五年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吳之入楚

也在四年 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俘取也 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

五月鄭罕達帥師伐宋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齹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

哀公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 里而栽栽設板築爲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 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二丈 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 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許爲壘當用九日

而成蔡人男女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就吳

是春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檇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

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于二斟復爲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娠懷身也）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牧官之長）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饈之官賴此以得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諜候也）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　戈豷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也）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猶言天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言可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為

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汙地爲二十二年越入吳起本三月越及吳平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五鹿晉邑

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初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

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以晉辭吳若何陳侯從之

是秋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孔圉孔烝鉏曾孫鮮虞狄帥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將伐絞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爲兵首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

夏宋樂髠師師伐曹

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師圍邾

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

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負函繒關皆楚地曰吳將泝

江入郢逆流曰泝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僞辭當備吳夜

結其旅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單浮餘

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大夫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

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眅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菟和山在上雒東也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在上雒縣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別縣監尹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未寧時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且將為之卜卜城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

楚師于三户（今丹水縣北三户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

五年夏齊侯伐宋晉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助范氏故也）

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栢人）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于栢舉今若退還亦是敗）棄

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將戰王有疾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

晉衛曼多帥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秋公伐邾初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大國吳也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

馬保（二德信與仁也）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怪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古來以然）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荅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荅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不樂而出（季孟意異使直不同故罷饗）秋伐邾及范門（邾郭門也）猶聞鍾聲（邾不禦寇）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許

曰魯擊柝聞于邾（言以諫近）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以距魯）成子以茅叛（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虜掠取財物也）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鄒縣北）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

是秋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曹人詬之不行詬詈辱也不行殿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伯及司城彊以歸

是春吴伐我初吴爲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問可伐不輒故魯人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奔亡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魯所因託則爲之隱惡且大

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王問于子洩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與齊而四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初武城或有因于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

鄫人亦僑田吳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鄫人教吳必可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爲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三邑魯地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邾鉏爲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明日

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于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吳人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以言不見從故

負載書將欲出盟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爲了欲因留景伯爲質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不欲留王子遂兩止吳人盟而還

夏五月齊人取讙及闡宣元年傳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言取益亦賂也魯前年伐邾以邾益來益齊之甥畏齊故賂之惡內也初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六月齊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也吳前爲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大宰嚭囚諸樓臺栫之以棘栫雍也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爲政革邾太子桓公也

册府元龜卷二百五十